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壹月貳拾壹日（星期日）

第二十四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承印各種公文表冊 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社在成都下東大街中和印刷第六十號

智育影院 二十七日映 駝背劍客

光明影院 二十七日映 蘭姑山

寒的大上

重慶小食店 吃了重慶小食店的毛肚子，一杯綿竹大麯，敍府燃麵

祥錦宗

專治男婦 明 醫社

成鐘日 婦女乾 第五十七號

溥儀與蒙人之一頁談話

書俠

連日從報章上看見的，總離不開「蒙古自治」問題，這問題背景複雜，和其事件之重要，固不必說，因此，想起從前看見一段「溥儀與蒙古人對話」的紀錄，據說這段紀錄，還是溥儀遜位後親手所記的原稿，前存北平故宮博物館文獻陳列室，在想現已想移存上海了，在那紀錄裡面，可以略見當時蒙人與清室關係之一班，而蒙人知識之幼雅，性情之粗鹵，亦躍然紙上，此等文件，現在研究蒙事者一絕好資料，茲將談話錄在下面，余（溥自稱下仿此）見蒙古人，彼言辭甚爲可笑，敍記上，

余曰，你們甚麼時來京城兒，蒙古人曰，我們沒有吃茶，

余曰，不是吃茶，我說你們何時來京城兒，蒙古人曰，嘔七，臣才明白皇上問的是甚麼時候來北京啊，是不是啊，

余曰，[illegible]不是呢，蒙古人曰，大前天早上點來的，

余曰，我聽說蒙古的地方不安靜，可有什麼說，蒙古人曰，皇上胡說，那彥圖大呼曰，蒙古人敢口出不遜，還是皇帝，不准你亂七八糟胡說的，蒙古人曰「是，是，」

余曰，不要緊，他沒有見過我，偶爾說一兩個不對的話，也無須責備，蒙古人曰，皇帝說的甚是，那彥圖父叱之曰，皇帝二字是你叫的麼，蒙古人曰，那麼你爲甚麼說皇帝，

那彥圖曰，「呸呸，」我不同此等混蛋說話了，登時出去，蒙人下去，

我下座大笑，簡直的是門口，不是余見人處，

小舞台

刀筆課（下集）

遇子

今日鷄聲唱午，風淸雲淡，不免去在門外閒眺一會，正是，聽罷笙歌櫃唱好，看完花卉稻芒香，（末一面唱，一面出，丑起作立侍狀，）乞骸骨 歸田里 天子准奏，私心自喜，一路上，不住的歌歸去來兮，再不踏烏靴，再不着那紫衣，日間不隨朝班，夜間不聽漏滴，只這布衣草履，山間水間還有趣，（望見生介）我看那旁站着的人，面貌氣宇，知也不俗，只是他那心中，恰像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惱，待我前去問來，那位先生，幾時到老夫這門前來的，老夫失迎了，（丑插嘴介）這便是我家老大人，我家老大人在問你的話，你還在直直的立着（末斥丑介）混賬東西，我在此有你說的，（生作拱向末介）老人這樣謙稱，學生實實不敢當（末挽生介）先生竟到老夫家中，才好敍話（末介）請坐（生介）老大人在此，當有侍坐，豈有學生的坐位（末介）先生既到老夫家中，便是賓主，應該就坐（生坐介）告坐（末介）敢問先生姓名籍貫，因甚到此·（生略作遲忌狀介）不瞞老大人說，學生姓張名鵬飛，家住永平，因地方上與那些貪官污吏，劣衿敗紳等不合，他們竟視我如仇人一般，學生在家，甚不相安，所以才出遊在外，（未完）

怪胎紀異

鳳城東，有梁某以負販爲業，妻某氏，三十許人，嘗孕育數數，今春復娠，四閱月後，腹部漸漲，碩大無倫，發炮衣都，猶覺痛苦，見者駭詫，均疑其爲孿胎，迄本月初坐蓐，艱辛萬狀，歷一晝夜，始娩出，穩婆將胎兒取出，顧此胎兒頭大如斗，白頂至頸，長度過於體軀，手足短掘拳聯，指數或五或六，抑無小大之分，又弗能分指屈動，酷類貌犬之足，鄉人觀狀，莫不嘖嘖稱奇，倘惜出生未久旋殤，否則可供大公司招徠品矣，此事發生後，同日華蓋路與某之妻，亦以難產聞，其呻吟痛楚，不減梁妻，胎兒頭之大，亦無少別，惟兒脊下有尾寸許，由額至頂，其肉質透明，浮柔如荳腐，僅一縐皮繃裹而已，與妻臨盆後，暈厥者再，而此兒亦僅在人間兩日而夭，里人聞之，遂詭爲神話，謂爲一雙怪獸托生，雖無稽之談，妄言妄聽，然其事亦足異矣，（千厚）

梅花泉

浙口杭縣田中忽然發現

滬訊，距杭縣留下鎮，最近發現梅花泉，周圍僅約丈許，泉水澄淸，深可見底，泉中有小孔五六，源頭自小孔中涓涓而出，形似梅花，自日光中視之，色彩耀目，據近來觀者，途爲之塞，聞區公所等，擬發起建亭云，

世界珍聞

世界奇怪文字

最近西班牙的巴爾舍爾那地方的職上，名叫奧爾台那司，能在一支紙烟用的紙上，寫好加太爾尼亞洲憲法的全文，等到寫好後，獻與洲知事，全文的字數大約有一萬，洲知事用顯微鏡一照，完全一字不遺，因此全洲的人民，莫不驚歎不已，

香艷小說 社會怪現狀

廿三

（魚夢）

第五回 好身手忘却生死路 熱心長開關是非門

躍上屋頂，施展絕技，飛簷越脊，如履平地，乘之平日夜間，已在屋上走過兩次，不致迷路，遇到無人處，躍下地來，急急煎煎回寓，將身上裝束一律化妝改換，只是不見母親，料必也出去尋找仇人，只恨著者一枝禿筆，敍了東邊，現在來補敍義娟，當幼美出門時，她立在房門口張望，見春帆也卻跟蹤而外，心想郭先生事不干己，尙且如此熱心，跟在幼美背後以資救護，我和她是痛癢相關的母女，況且她此去若然遇見仇人，必有一番激戰，我自問良心，不忍坐視，也顧不得什麼面貌被人認得的了，也就懷藏着炸彈手槍，遠遠跟在春帆背後，她目力甚銳，仇人來時，還是她最先望見，誰料有盒子砲隊護衛，定有一場惡戰，下盤既有郭先生在那裡，就是讓我到上盤去守候救援，所以在附近沒人見眼處，躍上屋頂，倒好像在三層樓上觀劇，及見李虎標中彈墜馬，她以爲決無生理的了，接着見衛兵負背而逃，李賊口中還不住的呻吟痛，方知不曾死，心想，這個全功，要待我去收的了，便急煎煎的向前邊一座過街涼棚上面，手撫炸彈，埋伏在涼棚簷上，剎那間個衛兵，一個背負着虎標，一個旁邊相扶，很慌張的奔至涼棚底下，義娟瞄準了人身體，把手中炸彈向下猛擲，一霎時濃烟密佈，聲響如雷，涼棚也炸燬一角，三個人都炸得屈手斷足，尤其是虎標炸彈正中後背，已變成肉漿哩，附近受傷的也不少，兩旁店舖只道是革命黨起事，都嚇得關門閉戶，崗警避入小街中，義娟見目的已達，謝天謝地，雖然生死置之度外，不過蟻螻尙且偷生，現在既無軍警追捕，儘可從容逃遁，想到這裡，便爬起身來，認明了方向，仍在屋面上走了一回，到沒人所在，躍下地來，思量幼美等諒已回旅館哩，我可不必到出事地點去找她哩，以爲幾個衛兵到得那裡，幼美一人足够對付，況且還有春帆照料，我可不必冒險前去的了，所以擬循舊回旅館，不料都是陌生路，一時兜來轉去，找不到旅館，這也是美瑤的陰魂在暗中牽引的，要知患病壽終的人，魂魄先已散去，死後不會有陰魂的了，惟有好端端屈死的人，冤魂恆久聚不散，這不是迷信話，歷來人命重案，由冤鬼附着兇首自行招供的，所不見鮮，那末仇人已死，陰魂爲什麼要迷住義娟去路呢，就會俠士春帆，和美瑤生前素不相識，現在一腔義憤，敢到槍彈叢中去搭救幼美，陰魂感激不盡，在暗中照料呢，且說春帆躲在電桿木旁，趁了一聲吶喊，引七個衛兵轉身回顧，幼美果得跳下屋頂逃生，這班衛兵見背後嘩入，

成都市忠誠的僑胞

和台拍賣行

行址 南新街

拍賣

木器·風琴·汽車·包車·名畫·古磁·銀箱·銅牀·衣飾·

品

田土·鋪面·住宅·

連夜主講風雨不改
評話說客 楊隱天先生
新書 九蓮燈 全部
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好座無多請君早臨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
眞正妙滑稽
處呀笑掉描
寫香艷細賦
並不俏男女
都可看老幼
都可瞧成都
社會黑幕盡
知道書存無
多要買請早
每部定價四
角本報代售

成都新聞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滑稽詞共選十九齣合訂一冊現已出版原價四角特廉價星期每冊三角外郵代價外加寄費
仙劇目列後
朝陽 馬張路會
失熱可 邊王閒
新蜀 過張學
罵操 跳舞趣
胡蝶跳舞 和日
托國出洋 學
色鋼 生舊上路
花先睡 文聖街
南軍大戰毗河
成都新聞經售
哭晃 消歎 鄧

燒烟消遣
三吊錢
繙館對門製
廠樓上楊記
店添售建南
又二層樓上
土特加一分
迎來客
點適中鋪位
既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二十八回 扮女裝天締鸞鳳配 下地穴神賜鴛鴦肘

徐羣心裡，猶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所措，急忙說道。小姐乃金枝玉葉，奴乃草茅下賤怎敢與小姐同床，汚穢了錦衾繡褥。貞娘聽見，秋波斜睇，向徐羣笑道：甚麼叫金枝，甚麼叫草茅，都是父母所生的人，難道我多生一雙手呀，不要嫌棄，快來睡罷。說着又低聲，指床後道：便桶在床後一間小屋裏，你揪門進去便是。說完，就轉向床後去了。徐羣見貞娘如此厚愛，不以貧富介意，較之暹昌弟兄，眞有天淵之別，可惜生在楊家，間接是我仇人，今夜若過於堅執，還說我不受抬舉，萬一惱羞成怒，反轉妨碍大事，諒她酒已半酣，上床必然睡熟，且到那時，再起身出房見機行事罷了，想定主意，就向床前走來，正對妝台側邊，貞娘已從床後走出，見徐羣走來，便笑着向後一指，徐羣也點頭一笑，走至床後，只見一扇單門，門內兩扇開窗，壁燈甚明，惟恐窗外有人，不敢放肆，好容易才溺畢出來，見貞娘尚對鏡卸裝，不好先睡，便站立身後，伏在椅背上，看她卸裝，貞娘在鏡內看着了，扭轉柳腰說道：你要卸裝，可就來卸罷，徐羣聽見，才猛然省悟，連忙把頭上戴的花朵，取了下來，貞娘卸完了妝，回身坐在床沿，脫去鳳頭鞋，換上大紅繡花睡鞋，一面換鞋，一面催徐羣上床，徐羣也坐上床沿，把鞋一脫，拉開一條錦被，和衣裹在身上，面向着床後，蒙頭而臥。貞娘看見，忍不住發笑，連聲叫他脫衣，回手放下綾帳，笑道：艾大姐怎的這樣胆小，未必大侯爺，還進來了不成，和衣睡不暖和，倘若受着涼，不是玩的。快起來脫了衣，蓋好再睡，徐羣只是不脫，貞娘屢三催促，無奈脫去外衣，那知貞娘因拉他脫衣之際，覺顯便一頭睡倒，粉臉相挨，薰人欲醉，兼之乘着酒興，更具風情，綾帳反映燈光，照見面上渦如笑容一般，嬌艷欲滴，徐羣看見貞娘一雙水汪汪的秋波，滴溜溜的瞧着自己，不禁心頭別別的亂跳起來，貞娘從繡被裏拉着徐羣的手，細聲問道：你學了多年的武藝，讀了多年的書，可曾有婆婆家，徐羣聽她嬌喉宛轉，聲如鶯燕，更是心迷神往，便答道：奴八年習文，五年習武，只因家貧寶解，尚未提說婚事，請問小姐，巳許配那家王孫公子呀，貞娘嘆口氣道：高低不就，還不是同你一樣的，說着又把徐羣手一捏道：你的身體，眞是強壯，我都發起熱來了。說完，用手將鈕扣解去，但見酥胸乍露，熱香四溢，倚偎之間覺鼻息汗薰，無氣不馥，兼之玉乳微呈，更蕩人魂魄，徐羣心旌搖搖不能自持，便握住玉腕，覺指膚軟膩，猶覺酥上之，滑如凝脂，綿似雞頭，使人骨節欲酥，正要問話，貞娘忽覺腿上，有物接觸，心中詫異，急探玉手，猶如捉了蛇一條，一聲驚呼，翻身坐起，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戟指怒道，你是何人，胆敢假伴至此，若不實言，休想活命，徐羣急忙說道：我名叫徐羣，我父徐明廣，曾爲東宮太傅，因你哥哥摟我命妻林桂芳，我來此救她，不料蒙小姐錯愛，我本無心，尚望原諒，說完，撫着香肩，向她哀求，貞娘聽了，也不言語，只把徐羣面貌注視着，好一半晌，才嘆口氣道：這不知是前生冤孽，一見面我就愛你，才有此誤，現在既已同衾共枕，未必我還，說到這字，秋波一閃，孤靡微顰，依然睡了下去，徐羣又驚又喜，攬她入懷，纖腰盈掬，吹氣如蘭，遂爾燕好，原來貞娘，聽他說明來歷，才知是皇犯徐羣，但是看他生得來眉清目秀，鼻正口方，并且文武兼絕，知他既日，必要飛達，所以芳心暗喜，才託了終身，錦帳風流，倍極親愛，那知貞娘，竟因此有了孕，兒徐羣墜岩身死，後來與桂芳說明，兩人決心，共同守節，禱天望產男孩，長起徐氏香烟，這是後話不提，這時兩人共訴知心，徐羣便將改妝的經過，敘述一遍，說完又大笑道：我師父就是金彈子蕭方也，夾殺敗下崗，一定到大安山搬兵前來，洗殺你們青龍崗，我看你怎樣逃跑，貞娘急道：你總要救我才是。徐羣正笑談間忽聽乒乓一聲，房門已經打濫。（未完）

吳子玉爲楊雲史辯誣

吳子玉氏因七海某小報刊載楊雲史事，特撰文爲之辯誣，原文錄左。

近聞上海某某小報，誣載楊雲史兄昔佐余幕，垂解職時囊橐巳裕，近納私奔婺婦，得貲數十萬，又在滬經營白面，獲利甚鉅云云，按楊雲史學優品端，淡泊明志，昔雖久襄機要，倚畀深資，而品節自高，未嘗一爲官吏，即吾省軍政首領致送饋贈，皆以幕府不宜結交諸侯爲辭，一槪謝絕以迄解職，未受報酬，雙經顛沛，欠薪累累，非惟一錢不名，抑且債臺高築，衡之當代，實難其儔，其依漢卿，亦復如是。我人言之，力至歉仄，何謂囊橐巳充耶，雲史與人交遊共事，純以道義相契，非以利祿爲謀，人固未必知，亦難爲世俗言也，（中略）尤其納婦，販白面名節，稍知愛者所不屑爲，以雲史之介面爲之乎，余今特爲證明，其內眷與內人往來素密，瑣屑相聞，最近兩載，有如家人，除側室狄美南夫人外，并無第二人，其境況則捉襟肘見，竟至屢空，常有柴米之憂，所恃文章有價，何來婺婦與數十萬之事，久住北方，迄未南返，何有在滬經營毒物之事，（中略）余交史雲十餘年矣，知之最深，故敬之至切，誠恐杯蛇市虎，淆亂聽聞，特爲宣布去平，證明剖白，借之論雲史者，可以知其爲人矣，癸酉九月二十九日吳佩孚書於北平

童歌十章

南昌訊 民政廳以本省赤匪倡亂，邪說橫行，農民秩序，迭遭破壞，爲組織民衆伸張正氣起見，特根據目前民衆之需要，製定童歌十章，通發各縣，轉發各區保甲，隨時召集民衆，及剿共義勇隊，廣爲唱習，藉堅仇匪之心志，挽救社會之頹風，茲覓得其原歌分誌於下，

一 太平歌示合羣互助之利益也，太平歌，歌太平，大家齊心好救人，自己強，救弱人，自己富，救窮人，我救人，人救我，大家見面笑啊啊，啊啊笑，笑啊啊，太平日子自然多，（未完）

野猪咬斃村婦

高雄訊 縣西二十里坪坑柴嶺二村，十二月六日午，一時由山中走出里猪數頭，在田岡竟食，村人持槍包圍，有少年長予銳刀，向野猪糞門刺去，野猪被傷，淘湧奔跑，不料有水太坪村婦女四人，上山採薪，與野猪相撞，有婦女鄰咬斷右脚一隻，血流過多，經即斃命。又一婦被撞跌地，幸未受傷，餘二婦臂腿一部均受傷，後仆在坍中有一婦背負小孩洗菜，野猪向婦背一觸，小孩飛過對面，幸未傷及祗該谷婦腿部受傷，野猪奔入山谷，鄉民提槍執械著數百人追擊不及

智勇武術 劍俠小說

飛俠十三娘

二七 寶英

無妹獨行無伴，愚姊等也不放心，須待送過睢水之東，望見梁山，然後可別，銀荷小姐與三僻謝月冰二人那裡肯，聽送了一程，又是一程，過了一山，又過一山，過水渡水，那時正在春末夏初，天氣清和，遠近山峰，蒼翠欲滴，路旁的野草，一陣陣幽香撲鼻，薰人欲醉，迎眸一望，黃雲遍隴，田歌之聲四起，不是農家刈麥的時候麼，種種風景，眞是詩人描不出，就是有名的丹青妙手，恐一時也畫繪，到三人且行且覽，好不有趣，經過上蔡項城沈邱鹿苞諸縣，直待到了永城，前去即是山東的曹州，冰娘二人方與銀荷小姐作別，到吾妹重保愚姊等請從此辭，銀荷小姐聽了此言，反覺依依不捨，牽了二人衣袖道，姊姊們既到此間，索性送我回家，勾留一二年，一則朝夕相親，二則姊姊等既不從軍奔走風塵，也非了局，我們雖是異姓，論到氣味相洽，情義相投，遠勝於同胞，不但小妹不忍與姊姊分離，恐二位姊姊也不忍與小妹分離的說着淚盈盈下，月娘喟然道，古人有言莫悲兮樂莫樂新於知相悲生別離愚姊心中也有萬分酸楚，恨不得與吾妹早夕相聚，白首偕老，說詩擊劍爲樂無窮，但尚有未了之事，不能不奔向風塵中奔走一回，吾妹放心，愚姊等此去，少則一年半載，多則十年八年，若留在人世，必有相見之一日，只恐吾妹有了夫婿，不過登門探訪，愚姐等决不肯一日忘却，銀荷小姐正色道，吾姐何出此言，